

我的家乡川沙，河流沟汊纵横交错，水系密布畅通四方，大小浅塘更是随处可见，摇一艘小船即可抵达黄浦江西岸南码头，可谓富庶的江南水乡。

大暑开始，也是万物生长的成熟之际。沟汊浅塘那些菱花开了，带刺的野鸡头也一个个窜出了水面，开出了紫茵茵的花与淡雅的菱花相拥作伴。

野鸡头，睡莲科属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其果实呈圆球形，颜色为淡黄色，尖端突起形似鸡头，俗称鸡头米。

童年野趣，我特喜欢在烈日的中午过后，拿起一杆五六尺长的鱼叉，戴着一顶草帽去野外的沟汊浅塘边撒野，为的就是撷取那一个个带刺的鸡头米。当水生植物红菱还未到采摘时，鸡头米便开始率先成熟，在我的记忆中，它就是我夏日餐桌上最美的水生珍品。

进入大暑节气，在川沙的任何一处沟汊浅塘，均可见浮在水面的那一张张翠绿的圆叶。那圆叶如同一个个碧波仙子，下面就深藏着一颗颗鸡头米。

也许因为鸡头米浑身长满尖刺，外表并不俏丽，吃起来又很麻烦，为此家乡不少人都

时令话题 | 费凡平

鸡头米熟了

远离它，甚至把它遗忘和丢弃。

在我外婆家不远处有一个河汊，大暑后，河汊里那一个个带刺的鸡头米也逐渐成熟了。

鸡头米，它不像红菱可在任何河道恣意生长，它偏偏喜欢在沟汊浅塘里寂寞独处。它好像生来不善于表白心迹，如同浮在水里的那朵紫茵茵的花，多的是淡泊，少的是艳丽。鸡头米，它不与莲藕争一席之地，只求浅水一隅，清风一缕，枕着碧波涟涟，孤独地静美独处，成为鸡头米的秉性。

我在岸边，用手里长长的鱼叉，挑开它那翠绿的圆盘，清清的水面下就会露出一个个成熟饱满的淡黄色的带刺鸡头，河汊水深，我不敢下水，就在岸边用鱼叉，叉住带刺的鸡头根管，把鱼叉像鳄鱼咬住猎物那样在手里翻卷几下，野鸡头，就被我轻松拿下上岸。

如此一番操作，一个午

后，我便可以收获几十个鸡头米。

回到外婆老屋的阴凉处，找来一块青石，把野鸡头带刺的外壳一个个砸开，剥去带刺外壳，露出无数粒带有硬壳的淡黄色果实，再剥去淡黄色的硬壳，那珍珠一般的鸡头米，颗颗洁白如玉，嚼在嘴里，一股特有的清香立刻浸润心扉。

只要你品尝过刚刚采摘的新鲜的鸡头米，这种水乡特有的香甜，便会在你心头留下抹不去的记忆！

傍晚时，我在屋后的水桥上用淘米箩筐，瞬间就能捕捉到十几只大河虾。

晚间的餐桌上，外婆就会端上一盆新鲜鸡头米加河虾炒黄瓜，鸡头米，晶莹剔透；河虾，鲜红透亮；黄瓜，青皮绿肉，香喷喷的实属盛夏一道美味佳肴。

夜幕下，场院上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忙碌追逐着，乡村的傍晚，寂静，迷人，悠然自

得，嘴里咀嚼着极富弹性的鸡头米，越是咀嚼，越是诱人味蕾。

鸡头米，它很丑，又浑身带刺，是一种很不起眼的水生野果，可在外婆眼里它就像是水中人参一样稀罕！

日复一日，我用鱼叉采摘鸡头米，越积越多。外婆就把这些剥干净的鸡头米，放在竹席上晾晒而干。一半留着日后炒菜吃，一半将它碾成粉，那就是芡实粉。

外婆家没有石磨，但有一个用脚踩的老式石臼。她把晾干的鸡头米，倒入石臼，我在外婆的指令下，有节奏地踩起石臼，一抬一放，一抬一放，直至将鸡头米碾压成粉状。

外婆再用很细的筛子，将粉状的鸡头米筛一遍，将筛出的细粉彻底晾干，它就是可以用来保存食用的芡实粉了。

外婆一边教我用古老的石臼碾鸡头米做芡实粉，一边会轻声细语地絮叨，大意是：做

人要像鸡头米那样，身上可以有刺，但要甘于淡泊，成熟时可以做出美味佳肴供人品尝，即使碾成粉末，调出稠羹后，也要甘愿默默地献给丰盛的宴席……

鸡头米，它无疑就是川沙不可或缺的水中珍宝。

它的价值，与莲藕一样高贵，出淤泥而不染！

在外婆的心里，它们就是一对水中姐妹，一双美味佳肴，它们有着共同的品行，相映的志趣……

现在鸡头米，成了稀缺的珍品，市场价格也开始连年上涨。

为了吃到新鲜的鸡头米，去年，我特地去了苏州的南塘，品尝了那里盛产的鸡头米，但咀嚼在嘴里就是没有那种童年的韵味。

川沙的鸡头米，这或许只是我一个故乡人对它的思念。它虽然已经失落在我的故乡川沙，却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

盛夏，南方的鸡头米开始成熟了，现在正是收获的好时节，我禁不住又要想起外婆那轻声细语并拷问自己：我淡泊了吗？身上市侩少点了吗？我把余香留给别人了吗？

行吟足迹 | 李伶

在旅行途中感受玄奘的了不起

当我来到我国境内的瓦罕走廊东端，看到两位传奇僧人行经此处的石碑与介绍时，心中升腾起由衷的敬意，恰似蓦然回首，突然深深地认识到，玄奘是多么了不起！

有不少缺乏历史知识的游客质疑过到新疆瓦罕走廊旅游一趟的必要性，因为那里看上去荒凉一片没啥优美风景，东晋僧人法显称之为“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我参的团有几个团员“围攻”导游为何要浪费时间来这里。我听后赶紧去解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游客，能够来到瓦罕走廊。要知道有多少人想自驾来这里而做不到，路程实在太远太难了！你们如果把自己在这里的照片发朋友圈，圈内文化人就会羡慕并翘大拇指点赞，因为他们来不了啊！”

历史上，瓦罕走廊曾是欧亚大陆地区的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是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中亚文明、波斯文明乃至欧洲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从长安沿古丝绸之路西行求佛，归来后著有《佛国记》。公元627年，唐朝高僧玄奘启程赴天竺那烂陀寺，途经此地。玄奘东归时，经由此地。后著有《大唐西域记》。这次南疆之旅，路线基本

上与玄奘取经之路接近。玄奘通过尊佛的高昌王接济，从一身褴褛到了有人马粮草配备，最重要的是有了通关文牒。从龟兹（今库车）到帕米尔高原，旅游车开了5天，每天大几百公里坐得人腰酸背痛，越往西走越干旱，每天要好几瓶矿泉水伺候，多数人半夜都睡不着，有一对夫妻半路发高烧直接退了团。这段路，对玄奘来说只是相对顺利的一段而已，所有的取经路，他靠的全是两条腿。

有意思的是，南疆行之前我走了青甘大环线，也碰上了玄奘取经路线，只是开始并未放在心上。我是从兰州出发，往河西走廊，经玉门关去敦煌，最后到西宁。玄奘是从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北）、兰州，抵西凉。在瓜州，官府还要捉拿他，因为玄奘没有得到唐朝政府的允许，偷渡去取经的。一人一马，马儿不听话要去吃草时，玄奘差点中箭。走入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水袋打翻，迷路昏倒，幸而一阵凉风吹醒他，又找到水源，才摆脱了困境。出玉门关继续西行，经火焰山，留高昌国，越过雪山冰河入南疆，经历各种极端天气，千辛万苦通过西域各国进入天竺。

玄奘西行历时17年（也有

说19年），行程5万公里，经过110个国家，简直是古代世界首屈一指的旅行者，现代探险家的先驱。他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之外，他坚定的意志和无比强大的毅力，以及独特的智慧，征服了丝绸之路，征服了所有知道他是如此伟大的人。

现代人类可以用飞机、火车、汽车穿梭在地球的各个地方，我们重走玄奘取经路可能只需要不到一个月。但即使是这一个月你认真真地去经历、去感受一下，碰到的各种人类至今害怕面对的恶劣气候，忽雨雪忽暴晒，忽戈壁荒漠忽飞沙走石，你就也会被玄奘那个17年的一路暴走、勇往直前所深深折服！而《西游记》却给世人留下一个细皮白肉，碰到困难都是孙悟空、观音菩萨帮忙的唐僧形象，与现实中心力和毅力排除万难，一路无惧生死的原型人物相距甚远。

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玄奘是一座丰碑：于异国土地上，成为智慧的化身，因为他的缘故，大唐声名远播；回国后，他翻译的佛经达75部1335卷。他能翻译那么难的佛经，说明他精通梵语，他一路走一路学，从未停止过学习，才能有如此的成就，令人仰止。

茗边琐语 | 冯强

鸣蝉记

几天前，巧遇一位年轻邻居带着女儿，在楼下桂花树的树枝上拿下一只蝉蜕，一边还在同女儿解释着什么。他手中的玻璃瓶里，已有几十个这样的蝉蜕。这一幕，令我怦然心动。

今年第一声嘹亮的蝉鸣，也是在所住小区听到的。仿佛一下子惊醒，立即侧耳细听，这才感到，远近都有了抑扬顿挫的“知了”声。

索性循声而去，驱车往附近的隆平路、金零路、临桂路等林荫道走一圈，又在前京大道逗留片刻，磨磨蹭蹭地花了个把小时，以此接受大自然赐予盛夏的这一礼物。

林荫道的蝉鸣此起彼伏，远近高低各有不同。近处，蝉鸣起而渐强，伏而渐弱，往往一同长鸣，又一同停息；远处，蝉鸣竟如蜂团袭来，“嗡嗡”之声一轮接着一轮。这时，我静下心来，等待近处又一轮雄壮长鸣，这样的等待，一如在时有清凉之风掠过的林荫道中，感受“蝉噪林愈静”。这时，似乎连鸣蝉也知树下人的愿望，发声粗细不一，忽鸣忽停，张弛有度，这极富魅力的演奏，恐怕连最好的乐团，也要甘拜下风了。

我长期参加石化街道合唱团的排练和演出，深知优秀的团员，都懂得指挥和观众的意图，会把自己声音，自然地融入美妙的和声中去，这时的融入才是出类拔萃。蝉鸣予人之美，也在于此，它们虽是纯天然的，却又让人觉得有无形的指挥，才使演奏得非常和谐、非常动听。真是太奇妙了。

在市中心也有很多可供蝉鸣演绎的林荫大道。我曾长期居住的淮海中路附近，以南北向的思南路贯穿南昌路、皋兰路、香山路，一直到建国中路，绵延数里，道路两侧都是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悬铃木）。每到夏天，这儿不仅是“天然空调”，也是倾听蝉鸣的极佳之地。很多住在附近的人，夏天放弃开车，宁可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或许就是为了感受这一无法用金钱换来的美妙时光。我自己也多次邀约老同学重走思南路，在漫步中，回望少年时光，回望循声爬树捉“野胡子”，会骤然生出说不尽的开心。那时，并不懂蝉鸣的奥妙，唯有令父母担心的顽皮，有意思的是，现在回顾年少的顽皮，脑子里涌现的却是浓荫蔽日的思南路和无休止的蝉鸣声。